

# 革命與腐化

革命叢書

第四種



## 提要

此書爲專門討論腐化的一本書。希望國民認準了腐化的真象，趕緊去革除，不要被利用『腐化』二字去惡化或腐化的人，移轉了大家的視線，反將真腐化的所在，輕輕放過。前三章就革命的立場上討論腐化，後五章討論腐化的本身及其革除。揭櫫出『國民腐化』一個名詞，及腐化的三大根源：弱，私，頑固。第三章替革命者想了三條自身防腐的方法，第四章將腐化分析成五個範圍，第六章舉出國民腐化的六種重要情形，第八章列了革除腐化的九項辦法，這都是書中比較重要的地方。因爲注重國民腐化的改革，所以想到一半國民——婦女——的特殊責任，而有一篇很長的附錄。雖其中是非究竟，尙有待推敲處，但這種議論却是作者不願放棄，並且盼望讀者與以切實的批評的，所以終於附載於此。

# 革命與腐化目錄

|    |                      |     |
|----|----------------------|-----|
| 一  | 真革命絕不會腐化·····        | 一   |
| 二  | 腐化實在是革命者的公敵·····     | 一〇  |
| 三  | 革命者自身的防腐·····        | 一六  |
| 四  | 何爲腐化·····            | 三七  |
| 五  | 誰腐化·····             | 四五  |
| 六  | 國民腐化情形的大概——三大腐源····· | 五〇  |
| 七  | 革除腐化的要因·····         | 六二  |
| 八  | 怎樣向腐化進攻·····         | 八〇  |
| 附錄 | ——國民腐化中婦女應負的責任·····  | 一〇七 |

# 革命與腐化

任中敏

## 一 眞革命絕不會腐化

革命是革命，腐化是腐化，二者不但不相同，而且不相容。因爲革命所要革的，原有腐化在其中，一經腐化以後，還有甚麼能力可言革命！除非那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的才會腐化，眞革命的如何會腐化呢！『革命絕不會腐化』這句話，本無待言。但是現在革命的空氣可算充滿了我國全國了，人人都談革命，革命界實在太難；有的自命爲老牌革命的，而實在不能貨真價實，那塊老招牌早該倒了；有的搆的是簇嶄新鮮的金字招牌，而賣的還是舊貨，或是假貨，或是買空賣空，並非正當經商；又有的專門冒牌，借這塊革命招牌去招搖撞騙，並非誠心做買賣。於是不革命的，假革命的，反革命的，翻翻滾滾，到處都是，你說你革命，他說他革命，究竟誰革命，弄得

魚目混珠，一總看不出。在這種情形之下，腐化於是和革命很密切的接觸起來，並且很活動的混到革命裏面去了，『真革命絕不會腐化』一句話，到這時候也確有說的必要了。

全世界的情形是否這樣簡單，尙不敢講，至於我國近年以來，一切的勢力，歸納起來，的確祇有三個原素：一是革命的勢力，一是惡化的勢力，一是腐化的勢力。三個勢力單純獨立的固然有，但總是混和配搭在一起的居多。那純潔的革命勢力，自然是適當的，需要的，可是事實上能夠保持著適當方向而進行的革命已經很少，不是左傾於惡，就是右傾於腐。因為革命的勢力雖能單純獨立，而惡和腐的勢力，實在不能如此，他們一經感覺到自身不能存在或發展時，馬上便要跑去勾搭上一個革命勢力，好依附著幹。那真正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勢力，當然是他們的對頭了，他們既然勾搭不動他，一面又討厭他，便變換方針，去污蔑他，破壞他，而消滅他了。

於是你栽他一句是腐化，我咬他一句是惡化，大家先混淆了真是非，然後惡也好，腐也好，可以任意拿去傾陷那一切於己不利的。於是真正純潔的革命勢力，便處境日難，有時幾乎無以自信，不但不能取信於人了。譬如照張作霖說來，南方的革命通通是惡化，照C P說來，國民黨的革命通通是腐化。可嘆！革命原是時時刻刻在那里努力奮鬥，同時向兩面撐拒，一面拒腐，一面拒惡的，而不料結果下來，腐與惡的罪名，反而會通通叢集在他的一身，這真是從那里說起來！究竟真象如何，雖然也有人明白，其如大半無知的民衆何！所以『真革命絕不會惡化』，和『真革命絕不會腐化』的兩句話，到了現在，已同有辯明的必要了。自從國民黨反共清黨以來，所有中國共產黨的完全無主義，完全假革命，并且反革命，完全惡化，絕非革命，……這種種理論，已經由不少的同志，顛倒反覆，不厭求詳的剖解過了，『真革命絕不會惡化』一句話，比較已經辯明；不但理論

上辯明，并且兩年以來，有國內各地發生的若干禍變，在事實方面又逐次的證明過了，連那大半無知的民衆，也覺醒了不少。惟有腐化與革命的風馬牛不相及，和『真革命絕不會腐化』的一句話，至今說的人似乎尚不多，亦無多少明顯的事實足以來證明；況且竭力在那里誣譏真革命是腐化的，一定是一班惡化的朋友，他們是著名的巧舌如簧，工於狐媚的朋友，被他們的毒口一口咬定以後，被咬者似乎便百口難辯，雖傾西江之水也不能洗清了，到底真是如此嗎？自然不得不來辯辯明白。

革命還分真假，本來就是笑話，無奈現在事實已經在那里分了真假，我們也不妨就現在已流行的『假革命』的反面，多用一個名詞，叫做『真革命』了。真革命絕不會腐化，本是件極明白的事，我們只要查考查考革命的目的和手段是甚麼就夠了，并用不着搬出多少高深的革命理論來。

革命的目的無非是求人類的一切自由平等。自由平等是人類一切幸福的總彙，人類一切能夠自由平等了，才是人類得着真正的永久的最大的幸福呢；不然，即有些幸福也是零碎的，暫時的，片面的。人類從痛苦到幸福，從零碎幸福到整個幸福，從暫時幸福到永久幸福，在人類歷史的過程上看來，是一回甚麼事？可以說是甚麼『化』？是不是進化？原來革命的目的，唯一不二就是使人類進化，不要退化，不要保守化；若問革命是甚麼『化』，老實說革命就是『進化』。一方面我們把腐化再分析一下看，是不是恰恰的退化，恰恰的保守化？這實在是極粗淺的事，人人馬上可以體會得到的，腐化不是退化和保守化是甚麼呢！古人說得好：『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人類的一切，好像水一樣，也要不斷的向前進呢，不前進而停頓下來，既不流動，就是死水，就容易腐爛了。偌大一個人海，總要設法引導他的潮流常常活動向前，不能因停蓄而腐爛起來，所以就需革命



了。革命的目的原就是化陳死爲鮮活，化腐朽爲神奇，化不適宜爲適宜。一方面腐既成了『化』以後，就有了『腐權威』，就有了『腐命』，這個腐命，不恰恰是革命所要革的嗎？所以我們現在討論革命與腐化』，不啻就是討論『進化與腐化』，又不啻就是討論『進化與退化』，『進化與保守化』。如此看來，腐化恰恰和革命站在絕端相反的地位，是真革命如何會腐化呢？

其次再考慮考慮革命的手段是甚麼，是先破壞而後建設，是先有準備建設的破壞，而後有全部的建設。假如沒有建設，只有破壞，那當然是假革命了。所以既是世界革命，就一定要圖謀世界全部的建設，既是國民革命，就一定要圖謀國民全部的建設。全部建設未成功，就是革命未成功。這種全部建設是何等的偉大與重要！是帶着腐化幹得成的嗎？腐爛的兒胎能長成活躍的堅強的人體嗎？稀鬆的泥土上能建築起一所幾十層高的樓房來嗎？腐化的全部無非破

壞而已，並且是準備破壞的破壞。從事建設的人一遇到腐化，遲早只有坍塌，沒有別的。若說我們儘管去另打根基，好好的建設，而聽那班腐化份子在旁邊去自生自滅，那也不行，因為腐化實在是個厲害不過的東西，他具有極強大的潛伏力和膨漲力，你既然容留了他，你不去惹他，他一定會來惹你，你疎遠他，他只要自己有些微地步，就會逐步的來接近你，而謀自己的擴充，於是浸蝕你，破壞你，那里還有你建設的餘地呢！你不革他的命，他倒有力量徐徐的來革掉你的命了。好像衛生與毒菌一樣：按照衛生的使命，是不容有一毫毒菌存在的，一容留了毒菌，他甚且就有殺死衛生行政人員，而推翻了衛生中一切建設的可能。因此我們知道革命與腐化，是一個消極，一個積極，並且有你就沒有我，有我就沒有你，完全是不兩立的；除非假革命才會腐化，真革命會腐化嗎？無論做甚麼事，當然不該無目的而亂闖，不應不擇手段而胡攪。革命呢？亂闖胡攪的革命反

而不是腐化，認得確當，做得適宜的革命難道便是腐化嗎？ 確當和

適宜難道就是『腐』嗎？ 三民主義的革命是認定了進化的趨向去做

的，從不自由不平等而做到自由平等，這固然在進化之中，就是得着了自由平等以後，一切自由，一切平等，又各有前進，各有進步，不但都不是倒退的，並且都不是保守的。 智識平等是要全民的智識平

均發達，從大家都受過國民教育平等起，一直前進，期望到大家都成了專門家而平等，不是倒過來打倒了智識階級，大家都淪為愚民的平等。 經濟平等是要全民的經濟平均發達，從大家都有一輛自行車平等起，一直前進，期望到大家都有一輛汽車而平等，不是倒過來以最下的為標準的；如果有些國民不但不能有車，連腿也殘廢掉一條了，大家本來有兩條腿的人，難道也斫去一條而和他們平等嗎？ 三民主

義的革命是隨時破壞，隨時就要建設的；三民主義的革命武力祇用以掃除那武力的革命障礙，非武力的革命障礙自有訓政的方法去掃除他

。三民主義的革命武力不是恐怖，不是由一味的殺人放火造成的，革命只要是認定進化和建設的方向走的，就可以自信絕不會腐化，若一定還要硬派這樣是腐化，其餘就再沒有別的，只有毀滅與退化了，試問毀滅與退化是不是革命呢？這還有置辯的必要嗎！

但是革命一經審察以後，如果所有的工作，不盡是進化，並無所謂建設，那就確有將要腐化的趨向，或已經腐化的墮落了，這倒是革命的一個很重要而不可少的反省呢！革命革到今天，民衆大半灰心了，間接參加革命的人也大半灰心了，素來熱烈期望革命的人也大半灰心了，大半就因為如此如此是革命，而如此如此實在已經是腐化。這所謂「革命」的，一定已是混合物了，成分裏已有了別種配搭，已經生病態的革命，而不是健全的革命了。不過病態的革命我們還不能說他就是不革命或假革命；使革命成病態的，我們不能責備革命的本身，只好責備革命者，所以這裡有下一節的意見。

## 二 腐化實在是革命者的公敵

革命這回事，根據了他的原理，和目的，手段等等，已經比金，鐵，鑽石，任何堅實的物質還要堅實，他是一條真理，在天地之間，且永久不會磨滅掉一點，更不必說甚麼腐朽了。不過去執行革命，實現革命，還得要仰賴我們人類自己；上帝並沒有另外替人類製造出一種和革命一樣堅實而永遠不會腐朽的超人的革命者來，教他去擔負人類的革命。但是人類的不腐性，比起革命本身來，可就差的遠了。換言之：革命者雖然是在黃金一般的革命主義薰陶之中，雖然是在鐵一般的革命紀律指導之下，因為他畢竟不過是一個人——凡人，不是超人——便總有腐化的可能，與腐化的傾向。我們為完成革命起見，早就期望革命者最好是得天獨厚的，或曾經受過一種特別的訓練，他的堅毅和公正，總是超人一等的。不但如此，惟其是幹革命的人

，偏會遇着種種特別腐化的機會，爲他人所不常遇的，革命者實在比別人格外容易墮落到腐化去，這是一般人所忽略而不注意的。我們爲完成革命起見，又早就期望先多完成幾個革命者，要畢身是個純潔的革命者，在他一生之中，要不會因爲幹了前面一段革命，反而帶起他後面一段反革命的腐化來；這又不是期望他的超人，而是期望他超他自己的革命事業了。但是事實上革命者不能個個應此兩種期望，於是腐化染上了革命者之身，而革命便成了病態的了。何以不是超人便總有腐化的可能與傾向的呢？這在後文推求腐化的根源中再詳細說，這裏所要說的是後面一句話，何以革命者不能超他自己的革命事業便格外容易腐化。

因爲革命是進化，不是保守化與退化，所以革命雖望成功，其實不過『望』而已矣，『成功』二字，不過是在革命的前途上，由意想造成的一盞燦爛眩目的幻燈罷了，終久可望而不可及的，革命實在就以

失敗爲成功。革命者若不明白此層，而單就自己的一段事業看來，以爲是成功了，那就糟了，那就腐化得快了。民元以後的革命何以不能澈底？何以還需目前的重行革命？大家都知道是因爲那時許多同志不聽總理的話，以爲滿清一倒，革命已經成功了，各人意志日漸頹放，革命性日漸削減，而日趨於腐化了。這便是革命者若自以爲成功，而成功便腐化了革命者的老大證據。成功又何以能腐化革命者的呢？有兩個原故：一乃因爲成功便是止境，認爲成功的一定就認爲是盡善盡美，用不着再革的了；把自己的一段革命事業當做成功，一定不許別人再來革自己，自己也再不去革自己，於是中止革命，到了不革命，由保守化到了腐化了。一乃因爲革命者普通認爲成功的，必是破壞上告一段落，建設上自我開始，大命所歸，自然就是政權在握，勢力財力，相繼而生，到了這時，大家老實把革命改爲爭權奪利，始而個個貪得，逸豫，繼而個個卑鄙，頹廢，於是由不

革命到了反革命，由退化到了腐化了。這兩個原因是會聯貫而來的，也可算就是一個原因，不過一個是前半段，一個是後半段罷了。

革命者腐化的深淺，自然各人不同：深的固然會整個的陷入腐化之中，淺的也有只踏着前半段就爲止的。但是真正老牌的革命者，倘若已經因爲自詡成功而腐了半段時，其餘新牌冒牌的種種革命者，根底更差，被『成功』二字害到怎樣一個地步，那還要問嗎！一定早已大家努力，造成了很腐的環境，硬把革命傳染上癆病，而自己又退處於被革命的地位，靜候那新穎健全的革命再起，教『後命』再來革『前命』了。

如此看來，革命者錯認成功，就是革命者的自殺，並且會教革命的過程變成循環式的，格外距離成功遠些。可是革命事業表面上偏偏比別種事業來得煊赫些，那種貌似成功而實在不過是進程上種種的段落，偏偏比別種事業又來得多些，破壞之後隨時的建設又偏偏是革命



的本分，如果只破壞不建設便不是革命了，於是一切魔障，革命者便也比別人格容易遇着些了。這就是革命者的處境因高而險，因大而難，而革命者比起別人來，便格容易腐化些。但是革命者倘若無論何時總是不自滿足，凡事不珍惜既往，不欣賞目前，而祇一意求進於未來，始終保持了進化律，而不至於不革命反革命，腐化又何從沾身呢！所有那些格容易腐化的危險，那里怪得別樣，不全因為革命者的意志淺薄，氣度局小，不能處高處大，不能隨時超出乎自己已有的事業之上嗎？

我們就革命者的立場說，革命者的腐化實在是革命者去找着腐化，並不是腐化去找着革命者；革命者的失節於腐化，是革命者自己失的，怪不得腐化。革命者本來和腐化站在對面的地位，而自己以後偏會一步一步的踏進腐化去，把自己地位拋棄，甚且帶着自己的地位，歸誠投降於腐化，替他開拓了疆土；革命者的地位既然極高，世間甚